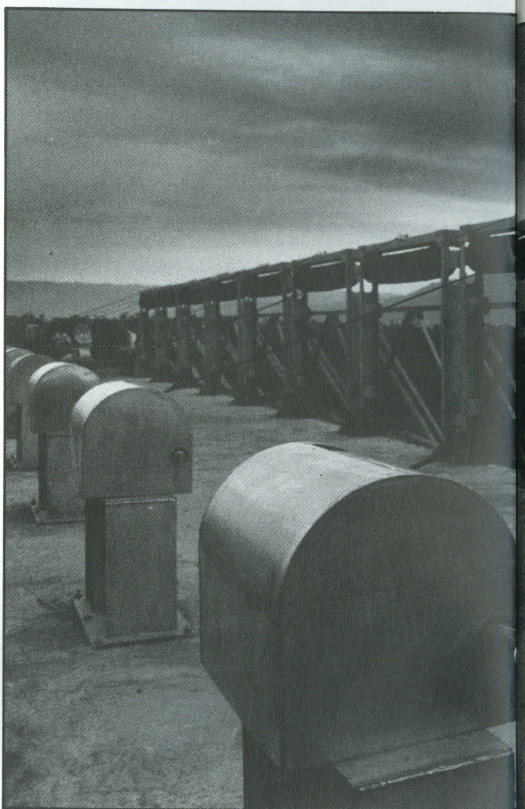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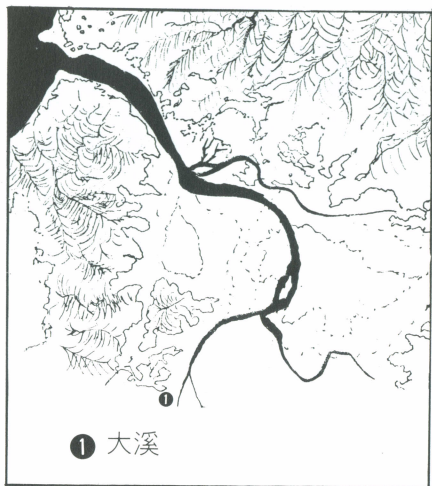


1
2

- 1 由石門大壩頂下望，逸洪道清晰可見
- 2 二重疏洪道工程中，蘆洲抽水站一景



第三，是對上游生態的影響，所以放到最後談，就如同翡翠水壩不建魚梯的理由一樣：「沒剩什麼東西需要保護的了。」由海溯流而上產卵的鰻魚，因為下游層層污染的封鎖，早已絕跡。至於被日本人視為「國寶」(?)，原產北勢溪上游的香魚，也早給電光抓光了，上次還勞駕日本人送來一批香魚苗到北勢溪放生；據說放生的那一天，放生地點的四周早聚集了無數手執電魚工具的人；自然，這批香魚苗又是肉包子打了狗了。至於喧騰一時的翡翠樹蛙，它的命運很可能是在師大生物系做一個養殖園專門飼養，避免它絕種的命運，和它原來優遊於山林間的日子相比，自不可同日而語了。

我們都知道，為了大台北地區未來的發展和市民的需要興建翡翠水庫是有其必要性的；而它所帶來的，對環境不可避免的影嚮，似乎也是我們必須忍受

的，真的嗎？
環境影響評估是在動工以前做，不是動工以後做

在興建翡翠水庫的同時，國內也引進了一個全新的觀念——「環境影響評估」，就是在任何重大公共工程動工之前，必須先評估該工程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以決定做與不做，和採取何種補救措施將危害減至最低的程度。在美國曾有這樣的例子，田納西州上游的水壩，壩址已選定，設計也完成，這時發現水壩上游有一種瀕臨絕種的珍貴小魚，於是聯邦政府立刻下令取消建壩計畫，即使該計畫已花費數百萬美金也在所不惜！

交由台大環境工程研究所來作的「翡翠水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已於今天（七十三年）八月完成，這可說是台灣在生態環境保護觀念上所邁開的一大步。可惜的是，翡翠水庫已於七十一年動工興建，和「先評估再動工」的觀念不合，大有一副「生米先煮成熟飯再說」的架勢。

固然，台灣土地狹隘，人煙稠密，不可能和美國人一樣大手筆，說不建就不建；試問不建翡翠水庫，台北市又往那裏搬呢？但是相對的，對於環境保護的問題就必須更小心在意。臨近的日本土地人文都和我們相似，他們訂有一份世界最嚴密的環境保護方案；我們必須

也有這種覺悟，將這裏遭塌了我們將無處可去，我們不能做自己土地的殖民地主人。保護我們生存環境，是每個人的事；翡翠水庫的事件，帶我們走出了認同自己土地的第一步，以後漫漫長路猶待大家的努力。

（P.S 翡翠水庫雖在施工期間，對外不開放，由各種媒體得知；施工非常順利，並已部分供水，這是很令人鼓舞的消息，希望它能早日完工，為台北地區的繁榮貢獻一份心力。）

二重疏洪道

人與自然博鬥的故事

首先要告訴你一個，桑田變滄海的故事，就在二十年前。

從台北到林口間的高速公路，不知走過幾回！每次快到達泰山收費站，要穿進林口台地的一刹那，眼下的盆地突然變成一片廣闊青綠的沼澤，遠不同於三重市醜惡的水泥森林；水中輕舟點點到處是紫色的布袋蓮花朵，白色鸞鷺漂游其間；可惜這樣美景，在行車飛駛的高速公路上，只夠瞄一、兩眼的工夫。

這個地方，地圖上稱為「五股沼澤」，面積千餘公頃約佔台北盆地面積的百分之四。（見前圖）

民國五十三年，當時台北市工務局，認為台北市之所以水患頻仍，是由於

關渡河口由火山熔岩形成的天然障蔽太過狹隘，導致雨季的洪水無法宣洩所致。也沒有經過詳細的研究，就花費上億的經費，把攔河的山頭炸開了，移山的遺跡，就在今天的關渡大橋附近。

兩件看來不相干的事，為什麼要扯在一起呢？

事實上關係可大呢！當初未經詳細的評估，就冒然炸開了這俗稱「關刀口」的天然屏障，不但沒有達致宣洩洪水的目的，反而使得海水直接倒灌進來。加上當時漫無限制的抽取地下水，造成嚴重的地層下陷，其中尤其以盆地靠海的五股、蘆洲最慘。因為這裏的地勢，本就低於滿潮時的海平面，平常就是靠

堤防把水擋在外面。民國五十三年，葛樂禮颱風，配合了上述情形，引起海水倒灌，千餘公頃的良田盡成水鄉澤國，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五股沼澤」。

其實，台北盆地原先就是個大沼澤，郁永河在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所看到的「汜為大湖，渺無涯矣！」最能描述當時的情景。直到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泉州人陳賴章正式向官方請墾大佳臘（今台北），漢人移民築堤圈水，方才從河流手中爭得這片寶貴的土地。經過了兩百五十五年，利用人本身的錯誤，大自然毫不容情的襲奪回原屬於它的江山（一七〇九—一九六四）。



農夫改行做漁夫，倒也勝任愉快！

當年洪水淹沒五股時，當地的農民還抱著水退後，拿起鋤頭重整農地的希望；但是這一天卻永遠沒有到來。這些不願離開自己土地的，頑強勇敢的農民，便駕起平底船，改行做起漁夫來了。沼澤地區豐富的出產，像長臂蝦、吳郭魚等，使他們的生活比過去更好，雖然原屬於他們的良田，如今已在船棚的水下；但他們已適應這種水上生活，不願意再改回來了。

在這裏，大自然獲得全面勝利，順應他的人类，才有繼續生存下去的權利。

人真能改造自然嗎？

現在，這個台北市獨一無二的沼澤區卻將要消失了；政府在建立二重疏洪道的同時，也要將本沼澤區填平為五股工業區；這樣增加出來的一千公頃土地，對寸土寸金的台北來說，是一筆天大的財富；所以雖然填土工程浩大，也就毅然決然的做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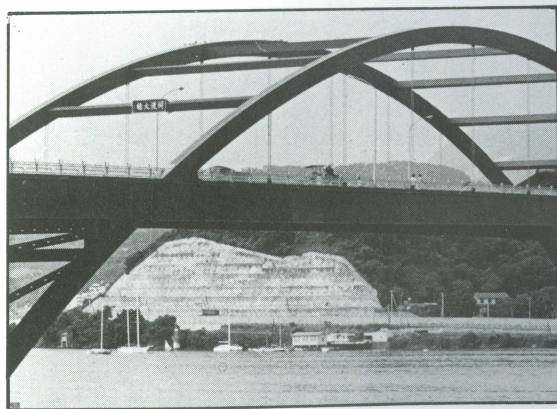
然而，把沼澤填平真的不會發生任何問題嗎？沼澤雖然看似一無是處，但它不但有豐富的出產（由沼澤內密集的漁舟可以證明），而它在蓄洪和調節水流量方面，更有巨大的功能存在；每年在三重五股一帶蓄積的洪水，很大部分都要靠這條天然的管道方得以宣洩。美國人是開發沼澤區的老祖宗，他們多年來累積經驗所得到的結論是——沼澤



區是不能亂開發的！佛羅里達州（美國最多沼澤的一州）的許多沼澤開發計畫，雖然事前都已設計了完善的排水疏洪系統，但花費大量的金錢卻無法避免洪水的威脅；而要解決水患問題的唯一辦法，是恢復沼澤區的舊觀。這實在是一件很諷刺的事情。人類的科技文明竟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而對抗大自然的唯一方法，是順應它的習性。這種寶貴的經驗，對於一心一意只專注於土地開發的我們，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警惕。

為什麼要建二重疏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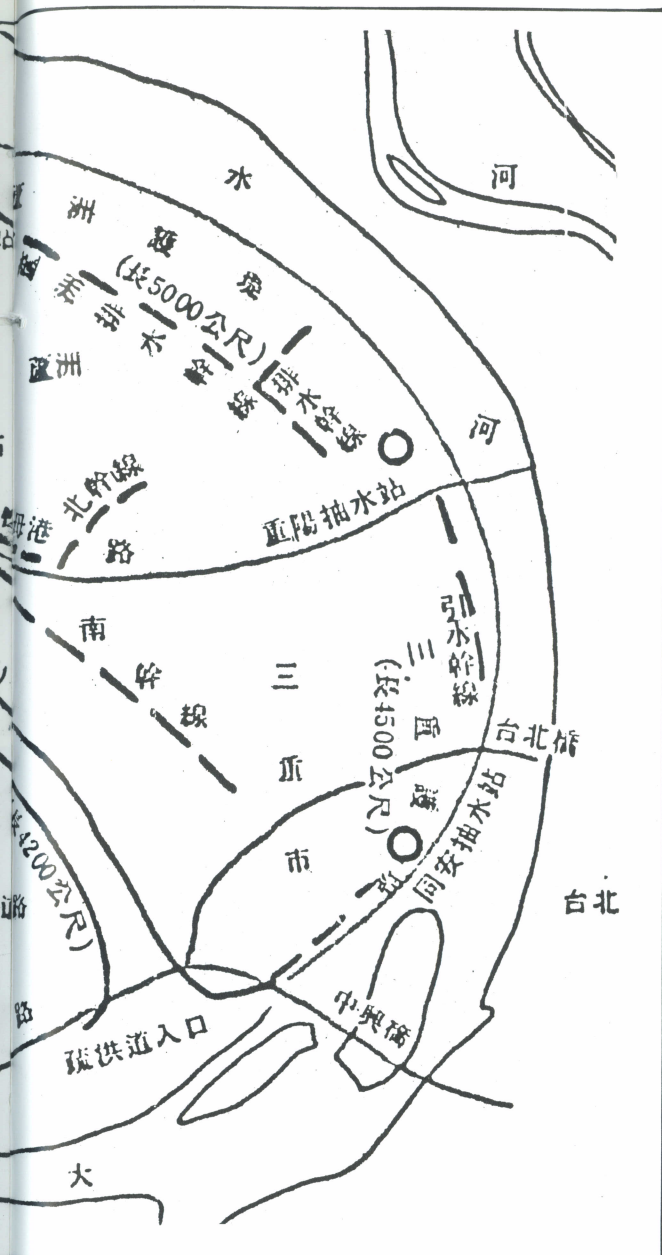
由前文得知；水災問題一直是台北地區的心腹大患；每年無數的生命和上億財產的損失；隨著盆地人口的增加，防洪問題也愈來愈嚴重；經過了積密的



① 五股沼澤 ② 二重疏洪道
③ 關渡 ④ 三重

2 | 1
3

- 1 正在積極施工中的二重疏洪道堤防工程
- 2 五股沼澤的漁舟
- 3 由關渡大橋下，可以清楚看出當年（民國五十三年）炸山的痕跡。



1 二重疏洪道及其附屬工程概圖

研究與評估許多方案的可行性，終於訂定了大台北地區防洪計畫；由於經費短缺；民國六十八年行政院會決定先辦理初期計畫，希望先行疏解受害最嚴重的三重、五股、蘆洲一帶的水患問題。初期計畫包括：

(一) 將三重、蘆洲沿淡水河岸的堤防予以加強強化。

(二) 興建二重疏洪道，全長七·七公里；右岸築堤七二四公尺，左岸築堤四二〇〇公尺，並設入口工程一處，寬四五〇公尺。

(三) 配合堤防工程，興建排水系統。計有排水幹線四條，引水幹線二條，抽水站四座。

全部工程概況請參考插圖。

二重疏洪道不只是一項重大的公共工程，更是近年來新聞的焦點，相信沒有人沒聽過它的大名，但是，我們對其了解又有多少呢？

首先要知道，二重疏洪道和關渡炸山不同，是經過科學的研究評估，再加上流速模型的實驗，證明是疏解目前洪水問題最經濟有效的方法。由於淡水河的下游河床坡面十分平緩，加上在新莊三重一帶又繞了一個大彎，造成颱風期的洪水難以宣洩出海，而漫流越過堤防，造成水災。而二重疏洪道的設立，等於另闢捷徑，使洪水得以經中興橋上游直奔入關渡河口再出海。因此在平常時疏洪道內是沒有水的，可以分配農民種植短期作物，但一切的建築物都必須拆除。由上述可知，二重疏洪道的確可以減輕——但不能根絕——該地的水患問題。

二重疏洪道的工程，激起了當地居民強烈的反對聲浪，是始料未及之事，尤其是收購土地這件事，一波波的請願和抗議人潮，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心與注意；也成為政府急待處理的大課題。在塵埃即將落定的當口，卻又發生了洲後村居民拒絕搬遷的事件。一時成為報紙的頭條新聞；洲後村居民的未來命運，也成為大家所關心的話題。為這原因，我們於八月三日，二度前往洲後村，也就是在拆村之前十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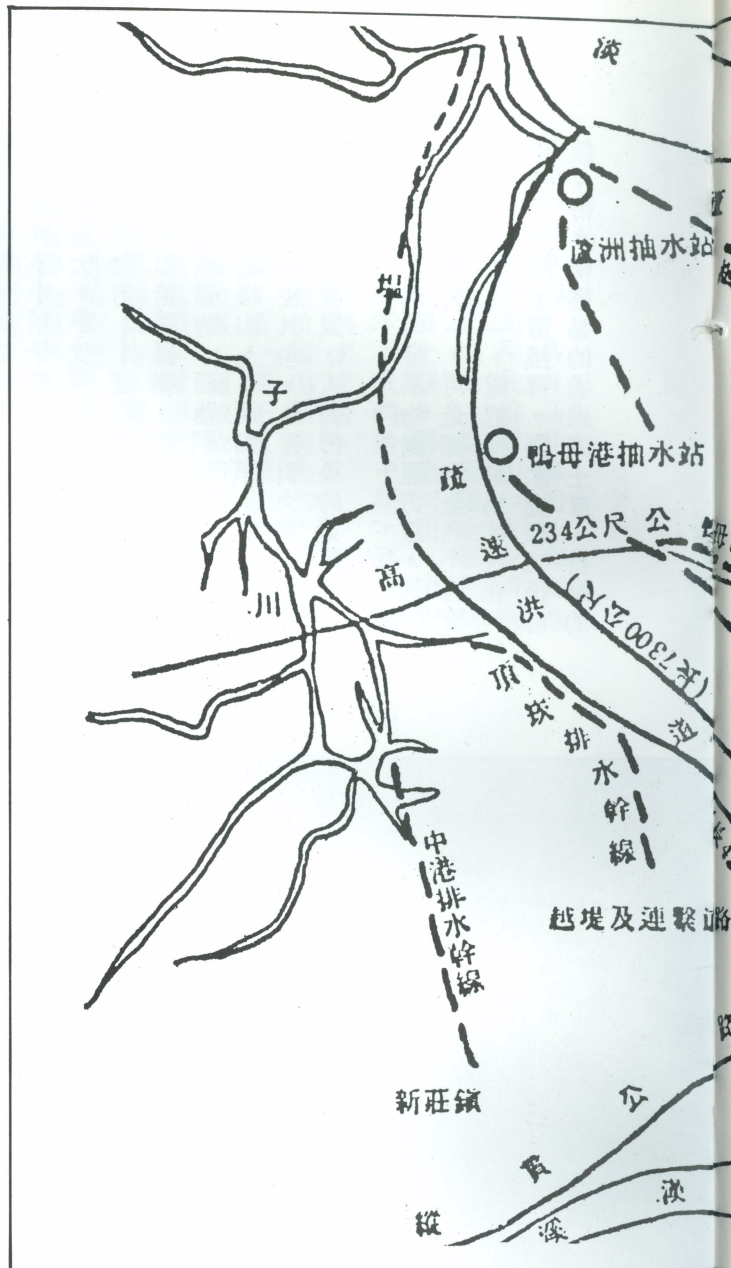
帶我們前往洲後村的是欣宏，前任

的北青總編，他是在洲後村出生的，前幾年才搬去蘆洲；他指給我位於馬路兩旁的小村落，我很失望：「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洲後村？」欣宏也指給我看他以前住的房子，和洲後村中心的忠義廟：「洲後建村快兩百年了，因為靠近觀音山麓，倒從來沒淹過水。只是疏洪道建好後，這裏將成爲一級淹沒區。爲了居民的生命安全，村是非拆不可的吧！」的確，只要政府與民間能互信互諒，問題就不至於鬧這麼大了！

傍晚的洲後村被一股沈鬱的寂聊包圍著，村中面臨馬路的一面，都貼著許多情緒化的標語，表達了居民對整件事情處理方式的不滿。在廟前廣場漫步的

，大都是老年人和小孩（年輕人怎會願意待在這裏？）氣氛是死寂的，偶而傳來一兩聲爭吵，語氣也是那麼的無奈。我們等春森拍了兩三張照片就趕著暮色走了，雖然當天晚上省府邱主席要來，我們也沒心情留下看熱鬧。

如今，一切事情都塵埃底定了，洲後村已於八月十六日，在四千名軍警的「協助」下，一夜之間成爲瓦礫，千餘村民獲得臨時的安置，政府的公信力也得以確保。我們現在應該做的，是盡力避免類似事件再度發生；政府和民衆之間能互信互諒，共同來完成二重疏洪道的工程，以期徹底解決威脅台北地區的水患問題。



內湖垃圾山

現代人的夢魘

這是留給子孫的，我們這一代醜惡的紀念碑！

在台北往基隆的高速公路上，車行經過內湖交流道，往右邊一看，你會突然注意到，在層層疊疊的翠綠小山頭中，冒出一座特別大的平頂山，顏色很特別，五彩斑駁中透著一股詭異；仔細注意一下的話，更會看到小小的垃圾車在「山」道中穿梭；好像一群藍螞蟥在腐屍堆中鑽進鑽出。你所看到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內湖垃圾山。

內湖垃圾山——其實應該算是南港垃圾山；因為雖然它在行政上屬於內湖區，但受其害最大的，卻是和它僅隔著基隆河的南港區；而內湖區中心由於和垃圾山之間隔著層層山巒，受害程度反而遠不及南港。

台北市的市民平均每天製造兩千一百二十四噸垃圾（民國七十一年），需要大型垃圾車八百車次的運送，這樣高頻率的行車次數最後都集合於南港，造成經過路線上的房價大跌，幾至無人問津的程度；討厭垃圾應該是人的天性吧！

車行越近垃圾山，兩旁的房屋愈疏落，好似都市中的沙漠一般；這時垃圾山尚未看到，但我們的嗅覺已經非常明

確的察知它的存在；最後，我們終於走到它的對岸，抬頭仰望它的巨大；在上面穿梭往來的車輛人員，比起來簡直像螞蟻一樣；我心想金字塔也不過如此了。在我們腳下靜靜流著的基隆河，就算是在晴天，河水也是深褐色的，發出一股好似由地心腐爛出來的惡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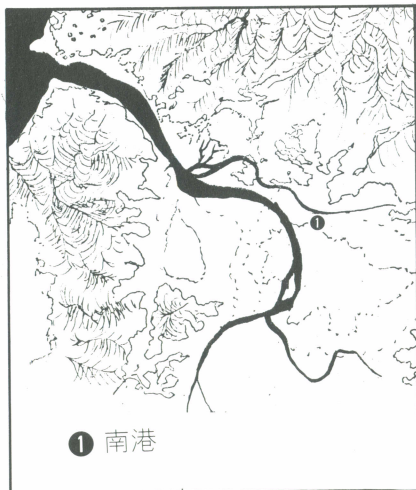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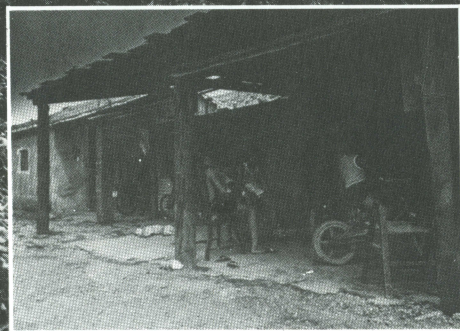
這一帶的建築物少得可憐，只散布著兩三座破舊小型的、半露天式的工場；一棟孤零零的公寓很搶眼的矗立著，顯然其中沒有住家，已改為家庭工廠了，面對馬路的一面倒還潔白醒目，而背面——也就是面對垃圾山的一面——卻整個是灰黑色的。

在這樣惡臭的環境中，竟住著有人，就在旁邊有個小型的眷村，裏面的人大概因為經濟能力不足，無法搬出去；我看到許多小孩子在玩耍，他們在這種環境中長大，早就習慣了一切。而更近垃圾山的地方——就在靠河岸上，也住著不少人以拾荒為業，他們的房屋是用木板和垃圾蓋的；而他們日常工作的場所，就在垃圾山上；而山頂上建有小屋，有守衛長住其中，負責對火警的監視，這時我才發覺，人對污染的適應力竟有如此之大。

垃圾山式的廢棄物處理方法，就叫「衛生掩埋法」，可是卻完全名不虛實，所謂「衛生」，竟把掩埋場就設在河岸邊，下面土層淺薄，隔水處理也沒有做；污水便輕易的通過表土層，持續的

污染河川；每逢豪雨，山上疏鬆的垃圾便大堆崩落河中，隨波而下，使排水更加困難。河川淤積更盛。至於所謂「掩埋」，應該是在窪地中將垃圾填至距地表兩公尺處，再堆土填成平地，以後土地尚可做為公園或學校用地；但由於台北市新的掩埋場土地難求，垃圾山已經堆到離地表十幾層樓高了，還在繼續「掩埋」，在新店福德坑掩埋場遲遲不能啓用的情形下，它將繼續的鞠躬盡瘁下去。

垃圾山的建立，正式宣布了基隆河的死刑，這條原本最美麗的河川，受到了上下游各種污染源的夾擊，早已回生乏術；由於台灣沒有像日本一樣，將高度危險性的廢棄物分類處理；因此，像



1 2
3

- 1 內湖垃圾山
- 2 由南港區隔著基隆河，遠眺巨大的垃圾山
- 3 緊靠著垃圾山居住的小孩子，垃圾是他們的宇宙，他們的生命

電池中所含的，具有高度滲透性和毒性的水銀，大量充斥於垃圾山中；就算現在開始停止堆放垃圾；這種重金屬毒物將持續的透過表土層，污染河川，過程可能持續幾百年；我們的子孫，將永遠生活在劇毒的河水之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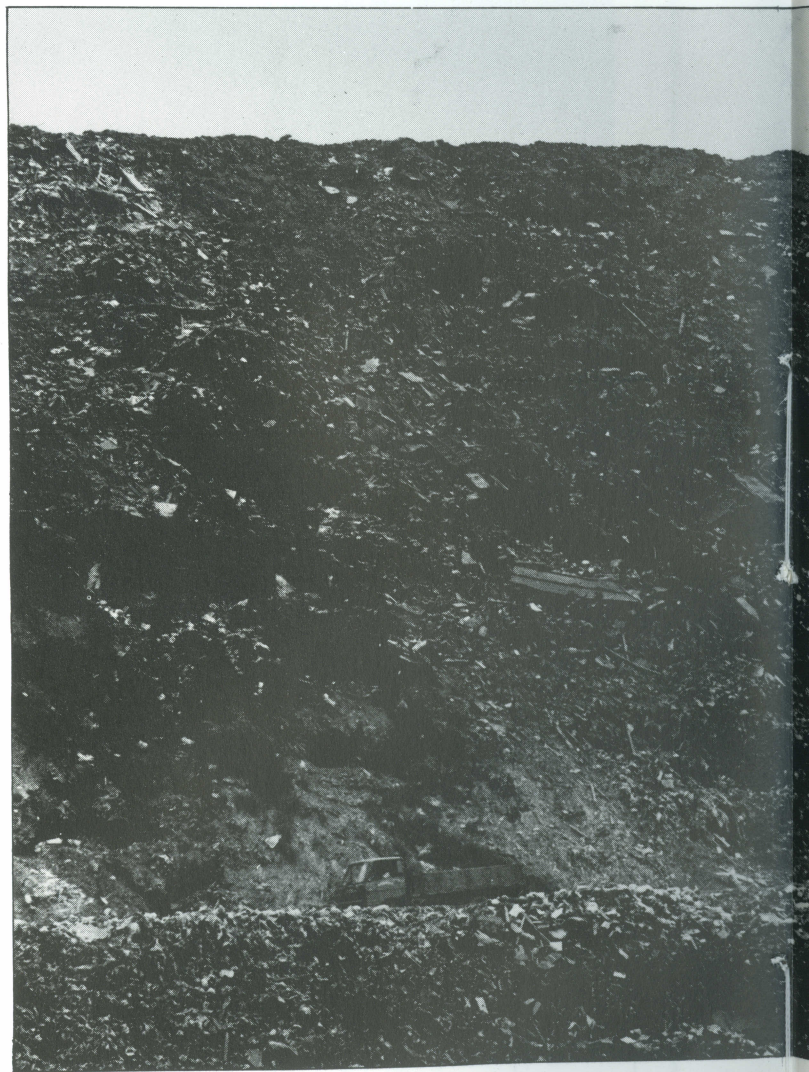
汞，只是垃圾山所產生的千萬種毒物中的一種；前一陣子垃圾山大火，燒出了一大堆東西；這些政府官員堅稱「沒有毒」的氣體，薰得成千居民無法安睡，只好離開南港，暫住親友家中；相信大家記憶猶新吧！

還有污染以外的問題：垃圾山是短短十幾年間堆起來的，這種新加的巨重量給予附近地層極大的壓力，最明顯的，是基隆河的河床變窄變淺——目前已縮小了五分之一左右；這不但造成了河性的改變，更使得洪水的宣洩更形困難，很容易就釀成巨災。

垃圾是文明的產物，台北市每天所產生的垃圾，七年間增加了一倍多（民國六十四年（七十一）年）；預計在本世紀結束前，台北市民還會堆出兩座一樣大小的垃圾山來。如何妥善的處理垃圾問題，是現代人的一大課題；

我們希望留給子孫的，是一個乾淨清爽的地球；而不是矗立四方的，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

後記



著手這個專欄之初，我們的野心是很大的；當時的計畫是藉著對整條流域完整而細密的探勘，加上豐富的資料；向讀者展現淡水河的風貌，還有河流與人類文化的關係。無論如何，當工作開始後，才發現這麼大的目標，不是自己能力所能勝任。只好將規模和體裁縮小；如今呈現在各位眼中的，只是擇點式的說明與介紹，而我們的論點，想來也是粗淺的。

然而，這篇文章還是有其目的的；那就是希望喚起大家對自己鄉土的關心與注意；我們幾個人，由工作開始時的朦朧無所覺，到工作期間所經歷的無數次認知——肯定或否定的；直到行程接

近尾聲，我們方才真正體驗到大地和自身的親密關係，是股割捨不去的濃郁感情。我們願意將這段認知的心路歷程，提供大家做參考。

了解我們身處的環境，並去發掘她所面臨的種種問題；是從事環境保護工作者所應踏出的第一步；我們必須知道，在今天工業文明快速發展、人口膨脹的壓力下，想在各種污染與開發下保留一片淨土，是需要超凡的智慧和絕大毅力才行的。比如說，政府規畫解決淡水河污染問題的方案，估計要花費兩千八百億新台幣的天文數字。再一例，從英國政府開始大力整頓泰晤士河的污染問題，到河流重現魚踪，竟花了五十多年的時間（一九二三到一九



1

1 洲後村的忠義廟；充滿感情的標語訴說著村民對鄉土的熱愛

七九。

環境保護的工作是千頭萬緒的，不能單靠少數人的奔走提倡，需要社會各界普遍而全面的參與方可克竟全功。尤其是知識份子具有領導社會潮流的能力，責任更是重大。目前在歐美等地推行如火如荼的環境保護運動，其核心人物都是新生代的高級知識份子，他們甚至能運用雄厚財力，買下大片政府保留地

曲組之河 • 曲組之河

，並雇人看管；這種政府和民間雙管齊下的保護政策，將是我們今後應走的方向。

這篇文章告一段落了，淡水河的故事卻沒有結束，以後的空白章節，還待有心人的補充；期待所有熱愛鄉土的北醫人共同來努力。

（九、二六）

參考資料：

一、「我在淡水河兩岸做歷史的狩獵」——李利國著，第一屆時報報導文學獎。

二、「台灣史」——台灣省文獻會編，衆文出版社。

三、「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馬以工、韓韓著，時報出版公司。

四、「台灣的地形景觀」——王鑫著，渡假出版社。

五、「台北地區防洪計畫初期實施計畫簡介」——台灣省水利局編。

六、「翡翠水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台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編。

七、「環境保護年鑑七十一年版」——衛生署環境保護局編。

